

记忆

那风,是从宁都县小布镇的山谷里升起来的。它掠过黛色的峰峦,拂过苍翠的竹海,在龚氏家庙斑驳的檐角打着旋,呜咽着,又猛地冲向更辽远的天空。

这风,曾让闯入此地的国民党军闻之色变,直呼“红军太可怕”,仿佛预兆他们溃败的丧钟。1930年12月30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在龙冈歼灭国民党军第18师师部和两个旅共9000余人,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兼师长张辉瓒,取得了反“围剿”首战大捷。

红军清扫战场时,在敌军第18师指挥部发现了一件奇特的战利品——两个“酒坛子”和一块“铁疙瘩”。红军战士不知道这是一部完整电台的蓄电池和汽油发电机。它们静静地躺在敌军溃败后的狼藉之中,显得格外突兀。红军战士们好奇地围了上去,小心翼翼地打开旁边的一个木匣子。里面是一些他们从未见过的奇怪装置。

一个战士好奇地对着被俘的无线电机务员问道:“这是啥玩意儿?”

无线电机务员穿着国民党军装,脸上有些紧张,但回答的声音还算清晰:“这是收发报机。”

“收发报机?做什么用的?”战士们七嘴八舌地问道。

“就是与司令部联络用的无线电台。”无线电机务员解释道。

“这玩意儿能接收到蒋介石的指令?”一个战士突然问道,语气中带着几分愤恨。

“能。”无线电机务员点了点头。

战士们顿时议论纷纷,愤怒的情绪在人群中蔓延。一个战士猛地举起枪托,狠狠地砸向那个较小的方盒子,只听“砰”的一声,盒子被砸得变了形。

“别瞎砸!这个收发报机,拿到军部去,说不定能派上大用场。”

连长的声音坚定而有力。砸收发报机的战士愣了一下,意识到自己差点犯了大错,有些懊悔地说:“要真有用,那就坏事了。”

“幸亏还有一个没砸坏,赶紧把砸坏的也捡起来,一起送到军部去。还有,这些无线电机务人员一个不落也送过去。”连长吩咐道。

就这样,一部完整的收发报机被损毁了发报部分,仅留下尚算完好的收信部分。“它像被斩去一翼的孤雁,静静地躺在那里,仿佛在等待命运的转折。

小布风声

■ 凌翼

随后,红军在东韶战斗中乘胜追击国民党军谭道源第50师,又缴获了一部电台,并完整保留了下来。这部电台与之前在龙冈缴获的半部电台组合,形成了“一部半电台”。

正是这“一部半电台”,使红军在通信技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龚氏家庙的厅堂,高大而幽深。当年,那“一部半电台”,连同在龙冈被“俘获”却自愿投身革命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吴人鉴(后改名王诤)、刘寅,被安置于此。

龚氏家庙的肃穆与无线电设备的冷峻,形成一种奇异的交融。茶油灯盏豆大的火苗摇曳着,映照几张年轻而坚毅的脸庞。黄埔军校第六期通信科毕业生王诤,俯在那张八仙桌上,眉头紧锁,指尖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专注,细细检视着那台伤痕累累的设备。每一根线路,每一处焊点,都牵动着红军能否“看见”千里之外敌情的神经。窗外,刘寅的身影在寒风中忙碌,努力将简陋的天线架设得更高、更稳。秘书处的同志送来了铅笔和珍贵的电码本……

1931年1月6日,一个注定被镌刻在军史上的日子。龚氏家庙里的东厢房,当王诤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接通电源的刹那,时间仿佛凝固了。突然,耳机里清晰地传来一阵微弱却无比真切“滴滴”声!红军架设起无线电侦察电台,成功侦听到了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这些电讯随即被拿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大喜:“这不就是没有纸的报纸吗?”

这声音,骤然划破了赣南山区沉闷的寂静。龚氏家庙里的人们瞬间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那盞摇曳的茶油灯火,似乎也因这历史性的声响而陡然明亮了几分。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察电台,就在这简陋的环境里,依靠着缴获的电台和官兵的智慧,宣告诞生!

这穿越时空的电波,将红色武装的利剑伸向无形的战场。

这微弱的电波,不再是简单的机器鸣响,而是战场上的“耳朵”。敌军的调动部署、密电往来,开始被这无形的“耳朵”敏锐捕捉、破译。

小布的风声,从此融入了电键的节奏。正是在这电波的助力下,红军在随后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战斗中,做到了兵法所言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风,从小布河畔的沙滩上卷起,裹挟着苏区军民誓歼顽敌的豪情。

在这风声激荡的战场上,“一部半电台”成了红军锐利而无形的武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虽无硝烟弥漫,却以信息之力影响战局——它的价值,与前线将士的浴血拼杀同样不可磨灭。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红军报务员日夜抄收国民党“中央社”以及国内外的新闻电稿,将这些珍贵的信息整理后呈送红军领导人。这些珍贵的资讯,为红军的决策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也在无声中助力着革命的征程。

在这昔日的红色电波发源地,山风依旧浩荡,掠过层叠的梯田与茂密的树林。我凝神聆听——风声里,仿佛依旧交织着当年茶油灯下电键的敲击,交织着红军将士胜利的欢呼与老表们质朴的叮咛。

“一部半电台”肇始的电波,从未因机器的陈旧或时代的更迭而消逝。它已升华为一种信仰的密码,融入小布的山山水,融入共和国的血脉。

这电波,仿若小布的风声,穿越历史的烟云,清晰而强劲。它带着风的影子,穿梭于岁月的缝隙;那风,又裹挟着红色电波的韵律,呼啸于山川之间,诉说着往昔的烽火与今日的奋进。

精短小说

寒风裹着雪粒子,抽打着李大山的脸颊。他匍匐在没膝的深雪里,护着胸前油布紧裹的物件——那里面藏着的,不仅是一份名单,更是他要用生命守护的、足以穿透无边酷寒的星火。

5年前,也是这般酷寒的一个冬夜,日寇猛地踹开李大山家的柴门。父亲被粗暴地推倒在雪地里,只因被怀疑为抗联隐藏物资。刺刀在寒月下闪过一道无情的冷光,刺入父亲的身体。

躲在地窖里幸存下来的李大山,眼睁睁看着自家小屋在烈焰中轰然倒塌。一个傍晚,李大山在人迹罕至的山坳撞见几个围着篝火的陌生人。他们衣衫褴褛,面容却如岩石般坚毅。队伍里的老杨抬起头,目光温和,亲切地对他说:“老乡,冻坏了吧?过来暖暖!”李大山犹豫着走过去,老杨递给他一块烤得焦黄的饼子。久违的暖意与诱人的香味,瞬间模糊了他的双眼。篝火噼啪作响,老杨的声音坚定:“……占了咱们的地,杀咱们的人,可咱中国人的骨头,没软!东北有咱们抗联的队伍!”他凝视着跃动的火苗,眼中映着灼灼的光,“就像这火种,传到谁手里,谁就得让它旺旺地烧下去!”

李大山心头震动,却仍存疑虑:这深山野岭里的一小簇火,真能烧透漫天风雪,抵挡凶狠的日寇?在老杨的劝说下,李大山最终决定留下来做事。

日子在密林深处悄然流逝。老杨信任他,让他传递一些简单的口信。第一次任务,只需要翻过一道山梁。可这短短的路途,让李大山走得心惊肉跳,总觉得身后有日寇的枪口瞄着。完成任务时,后背的棉袄已被冷汗浸透。他缩在角落,不敢看老杨的眼睛。

“怕了?”老杨坐到他身边,声音低沉。“咱们干革命就是要迎着困难和危险前进。想想那些被杀害的乡亲,咱能缩

雪原星火

■ 张裕怀

着头吗?”老杨拍了拍李大山冰凉的膝盖说,“你骨头里,有你爹的硬气。跟着共产党,跟着抗联,才能赶走鬼子!”

有一次,队伍要送一些药品出去,途中需要穿越日伪军的封锁线。老杨点了李大山的名:“大山,你路熟,心细。这包救命的药,务必送到老鹰嘴的联络点。”李大山的心猛地一沉。他张了张嘴,想拒绝,可看着老杨信任的目光,那句“我不行”卡在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来。

李大山穿行在密林雪沟间,一路上警惕着周围状况。途中,他几乎与一队巡逻的伪军迎面撞上。他死死趴在一处雪窝,屏住呼吸,皮靴踩雪的咯吱声就在头顶响起,刺刀在月光下闪着寒光。当伪军终于走远,他浑身已被冷汗浸透,瘫软在雪窝里,心脏擂鼓般狂跳。他想折回去躲避一阵时间,可怀里的药品紧贴着他的胸口,让他又想起急需药品的伤员。最终,他把药品安全送达。

当他疲惫不堪地回到营地,老杨用力拍着他的肩膀,递给他一碗滚烫的野菜汤。

去年,日寇发动了篦梳式的“扫荡”。为掩护大部队转移,李大山跟随老杨和另外两名战士负责断后。敌人的子弹噼里啪啦掠过他们身边。在一处陡峭冰坡下,老杨猛地将李大山扑倒,自己却一声闷哼,重重撞在岩石上,鲜血洒透了破旧的棉袄。两名战友也在激烈的交火中相继倒下。身后追兵的皮靴踏雪声和凶狠的呼喝,如同冰锥狠狠扎进李大山的耳膜。

老杨靠着冰冷的岩石,面色惨白。他颤抖着解开层层衣襟,从最贴近心口的衣袋里,掏出一个油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包,塞进李大山冰冷僵硬的手中。“拿着……火铳……名单……交给组织……”李大山的手剧烈颤抖,那小小的油布包,此刻竟比烧红的烙铁还要滚烫。

李大山咬紧牙关,将带着老杨最后体温的火铳和名单收好。他借着树林、

大山和雪野的掩护,最终甩开了敌人。

风雪愈发狂暴,几乎要将天地吞噬。李大山拼尽最后力气,终于抵达背风的山坳。几个冻得脸色青紫的身影急切地从雪窝中站起。他颤抖着,无比庄重地解开油布,取出火铳和那份浸透老杨血迹的名单。当微小的火苗在干苔藓上艰难跳动,最终顽强燃成一团篝火时,火光温暖着他们的身体,也映亮了他们眼中不屈的光芒。

李大山伸出冻僵的手靠近火焰。火光跳跃升腾,他想起老杨曾在夜晚耀亮的篝火前发出的声音:“护住这火,咱们的队伍……就在前面!”字字如烧红的炭,烙进同伴的心底。那小小的火堆,是希望,是命令,是永不熄灭的信仰。他也更加理解老杨所说的“火种”的重量!

李大山终于将名单完好地交到支队长手中。篝火映红了一张张悲愤而坚毅的脸。“大山同志,好样的!老杨没看错人!”支队长有力的手拍在他肩头。

火光在密营中跃动,将李大山的身影投射在斑驳的木墙上。他挺直脊梁,胸膛里奔涌着滚烫的力量,那是他从未感受过的激昂。寒风裹挟着细碎的雪粒,从缝隙中渗入,却浇不灭他和战友们内心的火焰。

跃动的火光映照着重旧的木桌,映照着那面虽经岁月洗礼却依然鲜红如初的党旗。李大山庄重地举起右拳,一字一句,立下誓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声音不高,却如寒夜中的火炬,直抵人心;又如淬火的钢刀,掷地有声。每一个字都掷进冰封的雪原,每一个音节都在林海间回荡,与呼啸的北风共鸣。

随后,他回望一眼燃烧的篝火,毅然走进漫天风雪。他每一步都走得艰难,可胸膛深处那簇被信仰点燃的火焰,却越烧越旺,驱走了灌进骨髓的严寒。他知道,篝火已化作茫茫雪原深处一粒倔强燃烧的星火。他确信,这点点星火,终将汇聚成焚尽长夜的燎原烈焰,照亮前路,迎来光明。

像花儿一样绽放

■ 李松原



多米的唐古拉山口,雪莲花开得最好。”说话间,我注意到他的手上布满皲裂冻伤的痕迹,指节处还有青紫色的瘀斑。他见我有些好奇,便讲起了翻越唐古拉山口的一次经历。

当时,杨班长跟随车队执行运输任务。他们从格尔木出发,翻越沱沱河、五道梁,行至唐古拉山口时,杨班长驾驶的汽车仪表盘的警报灯开始闪烁。他迅速将车辆停稳,取出三角警示牌放至车辆后方,并将三角木垫到车轮下面。

寒风裹着雪粒子直往衣领里钻,杨班长脱下大衣,摘下棉手套,猫腰钻进车底检查。瞬间,寒气顺着裤脚往上钻。他用手电筒往底盘照去,发现油管接头处,油液正顺着丝扣渗出来。

车底空间窄,他的后背贴在冰冷的维修躺板上,寒意透过棉衣往骨头里浸。不一会儿,他就冻得双手不听使唤。他用扳手拧动卡箍螺栓,直到油管接头处再无油液渗出,才慢慢从车底挪出来。此时,他的双手几乎冻得失去知觉。

他说,在高原久了,再加上反复冻伤、磕碰,这双手也被打上了高原的印记。

看着照片墙上下一代高原汽车兵行驶在冰天雪地、翻越冰山达坂的照片,他们专注坚定的神情和质朴的笑脸,让我深受触动。夏日高原上的花开

得孤独却热烈,恰似那些驾车行驶在青藏公路的汽车兵,顽强而坚韧。

来到高原的第二年,我学着父亲的样子,在宿舍阳台上的花盆里,种上了格桑花。这些花儿陪伴,见证着我在这片高原上的工作与生活。去年,我在连队的年度军事考核中取得优异成绩,还与战友一起完成了重要物资运输保障任务。当我和战友驾车行驶在高原上、往返于任务点位时,那些花儿正热烈绽放。

上图:高原格桑花。

陈长宏摄

文学作品

长征

第 6527 期

号角

——一把小提琴的记忆

■ 何南

音乐是有骨骼有生命的旗帜
是音符组成的矩阵
——在云南省博物馆展厅里
为这个哲理代言的是聂耳的小提琴

川流不息的瞻仰者中
小提琴从未让目光蒙上烟尘
它在寻找那个清瘦的身影
“过尽千帆皆不是”
谁能听到它流泪的心声

但同时,它“收到”了远方的“来信”

高原哨所的冰天雪地里
五星红旗正冉冉升起
国歌雄壮
令人忘却 5000 多米的海拔
为心驱逐零下几十摄氏度低温

小提琴笑了,歌曲就是故人
略显陈旧的琴弦瞬间绽放青春
它想起那个冬日里黄浦江的低语
想起初遇时那双手的余温
想起那个逼仄的阁楼里
那个叫聂耳的青年
色彩斑斓的早晨与黄昏——

时而在桌子上频打节拍
时而把楼板踩得阵阵回响
时而高亢且反复地歌唱
时而激动地与琴弓较劲
当时间自顾自走向记忆
聂耳已被音符摄定心神
他的血和未竟的曲谱一同亢奋

当庄严的使命和曙光一同苏醒
怜惜憔悴者的,首先是那把小提琴
身为革命者,这不过是分内之事
聂耳仿佛看到亿万喷火的眼神

这音符是呐喊者胳膊的森林
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进行曲”

辉煌文明的图腾
锦绣河山的壮魂
都在旋律织就的传奇里成真

此时,聂耳的面庞写满自豪
力量在音符里升腾、氤氲
小提琴完全感同身受
它是待燃的火种、休戚与共的亲人
音符是在它的弦上飞舞的蝴蝶
它和聂耳一样视若家珍

那些昼夜难眠的心跳
那些燃烧自我的晨昏
那些惜时如金的脚步
那些慷慨悲歌的英魂
每分每秒,他都付予音乐的掘进

初稿需要修改完善
需要与抗战有关的血性与养分
于是,音符也学会了深刻思考
它们不再是蝌蚪状的静物
它们必须是启明星,照亮希望
它们必须是海浪,接九天之云

如今乃至以后
小提琴讲述的故事依然年轻
因为这首歌时刻在输送心灵的养分
以旗帜的鲜红,以笑靥的单纯
以海洋的蔚蓝,以甜梦的安稳



大漠砺刃(中国画)

陆千波作